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



主编 刘琦 杨萍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很圓滿，這是
學會的全体
究的回顾与
法，不要之外

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

其形式也由印装式、感悟式、随笔札记式的批评逐渐转变为注重理性、思辨和逻辑的现代性的批评。这一点在文学研究中被体现得更为明显。20 世纪的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

到一个更比最显著也是成就最辉煌的一个世纪。由于现代学人进入文学研究领域，20 世纪的文学研究，从文学观念、学术范式到研究方法，均与古代学人的研究有了重大的不同。20 世纪的近代文

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成績是很大的，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大终于1980年10月，兩岸形勢的變遷，使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開創期（1919-1949）、拓展期（1950-1979）、成熟期（1980-1989）、自強期（1990-1999）。雖然每個階段的學術成就的發展，关于每个阶段的研究概况、学术成就、经验和失误，本书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一书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的一五〇少年为骨干的研究队伍以后，又出现了一支以近世数学研究为主题的五〇五少年队。五〇五少年队是五〇五力量

文学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作为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中的一个老兵，对近代文学研究有深切的感受。要把全国近

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近代文学年会在美丽的、气候宜人的、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的长春市召开。

今年的开封会议算起，到今天，已经举办了十三次。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靠历次年会中，干部们的大力支持。

很圆满。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我借这个机会，向过去给我们会支持的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朋友们，同

学会的全体会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我们这次年会有三个主题：一、回顾过去，二、展望未来，三、对目前近代文学的

这次年会，收到论文五十余篇，对以上三个主题有深刻的认识，对今后工作有启示和

不要之处，请大家批评。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告别古老的中国向现代文明迈进的一个世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

事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从此中国社会，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教育制度、学术研究都发生了

主編劉性琦換楊在萍
學術史上却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以人文科學研究而論，這個巨大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

主 编:刘 琦 杨 萍

责任编辑:贺 萍 封面设计:沈 赫 责任校对:李 焱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2.25 字数:563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418-2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定 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郭延礼

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中国近代文学年会今天在美丽的、气候宜人的、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的长春市召开，我和到会的诸位同行一样，感到十分高兴。

我们的年会，从1982年的开封会议算起，到今天，已经举办了十三次。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仗历次年会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依赖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全体同仁的精诚团结，每次年会都开得很圆满，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我借这个机会，向过去给我们年会支持的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领导和朋友们，向参与具体筹办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的诸位师友，向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的全体会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我们这次年会有三个主题：一、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二、东北少数民族与中国近代文学；三、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这次年会，收到论文五十余篇，对以上三个主题将有深刻的论述。相信通过讨论对与会者会有启示和收获。借年会这个平台，我想就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谈几点看法，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告别古老的中国向现代中国迈进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探索生存道路、重塑民族形象的一个世纪。20世纪初，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从此中国社会，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还是文化教育、学术研究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以20世纪的学术研究而论，虽然道路坎坷、失误多多，但由于人文背景根本性的置换，它在中国学术史上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以人文科学研究而论，这个巨大的变化，即由传统的古典型研究过渡到科学的现代型的学术研究。其学术范式也由印象式、感悟式、随笔札记式的批评逐渐转变为注重理性、思辩和逻辑的现代性的批评。这点在文学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0世纪的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是一个变化最显著也是成就最辉煌的一个世纪。由于现代学人进入文学研究领域，20世纪的文学研究，从文学观念、学术范式到研究方法，均与古代学人的研究有了重大的不同，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的新时代。

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和全部中国文学研究一样虽然道路曲折，失误多多，但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十分显著的。20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即开创期（1919~1949）、拓展期（1950~1979）、繁盛期（1980~2000）。虽然每个时段的学术背景并不相同，但都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推动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关于每个阶段的研究概况、学术成就、经验和失误，我曾在《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叙述和分析，这里不再重复。但有一点必须指出：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独立学科格局的研究阵容，尤其可喜的是，继上世纪80年代初所形成的一支以中年为骨干的研究队伍以后，又出现了一支以近代文学研究生为主体、更加年轻、更加专业化的研究力量。这批后起之秀，虽然人数不多，但有很大潜力，他们会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

段。

我作为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中的一个老兵，对近代文学研究怀有深厚的感情，并把全国近代文学研究工作的进展视为自己学术生命的重要部分。为了在本世纪把近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谈几点意见，与全体同行共勉。

一、把加强研究队伍的建设放在第一位

研究队伍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开创近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必须有一支过硬的队伍。在这方面，我们不容乐观。诚然，90年代中期之后，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中增添了一支新的生力军，这就是以近代文学研究生为主体的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的队伍。他们思维敏捷、视野开阔，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富有研究活力和开创精神，是21世纪近代文学研究开拓创新的主力。但这支队伍人数较少，其总人数（包括加入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和未参加者）约30~40人，又分散在全国各地。目前这支队伍除少数人外，绝大部分人还未能成为研究队伍中的排头兵，其研究潜力还未充分得以显示。因此对这支年轻队伍的各种形式的扶植和培养仍是80年代生成长起来的这批近代文学研究工作义不容辞的、艰巨的任务。

在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中，80年代初形成的这支队伍，其中大部分人已超过60岁，多数已退休，但他们仍坚持近代文学研究，有的人还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值得高兴和庆祝的。其中也有部分研究者，正年富力强（50岁至60岁），他们许多开创性的成果正受到学界的关注，这是近代文学研究界最值得珍视的一支力量，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继往开来的任务。近代文学研究界在本世纪的第一个20年要靠他们支撑门面。

二、解放思想，脚踏实地地提高近代文学的研究质量

新时期以来，近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从数量上来说，并不算少，但真正富于开拓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为了真正能让近代文学研究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最重要的还是要拿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下苦功夫，坐得住冷板凳，潜心研究，写出富有原创性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如何提高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创新。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严格地说，没有创新的科学研究，不是科学研究。在科学研究上，重复别人的研究，毫无个人发现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所谓创新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清代文学家魏禧说过：“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用新的理论阐释前人的言论或著作，扩展（提出）前人所未说过的新的理论。既然是科学研究，你的研究必须要有属于你自己的新的东西，要有比前人研究的深刻之处。现在有的研究，有些论著，东拼西凑，根本就没有新东西。这样的论著，出版的再多，也不可能推动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2. 要发现和利用新的资料。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不掌握大量的原始资料，就无法开展科学研究。恩格斯说过：要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只有靠大量的、批判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学术上一个结论乃至一种理论的突破，首先依赖于新史料的发现。而这种新史料的发现又必须靠个人长期的、艰苦的、有目的、有计划的积累。像顾炎武写作《日知录》时所说的，他书中的每一条都是作者采“山之铜”铸成的，而不是“旧钱”、“费铜”等现成品（二手货）。实际上，要取得新资料，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发现。它是靠研究者长期的搜集资料、爬梳资料、分析资

料中取得。

现在很多人写的论文和专著，仅从史料的角度来衡量也不及格，即根本没有新的资料。引用的往往是别人已用过的资料，没有新的东西，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理论上的突破。

三、要扩大研究领域

近代文学虽然只有 80 年代的历史，但内容极其丰富，文体样式也丰富多彩，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目前的近代文学研究，范围比较窄。从文体研究来看，近代诗文、近代小说用力较多，而于近代戏剧（特别是地方戏）、近代翻译文学研究就较差。再就研究较多的近代小说而论，其研究范围又局限于近代小说的名家名著上，所涉及的作品也不超过 50 部。大家知道，近代有小说数千种，这个比例数太小了。再以作家而论，目前的研究仍局限在近代十几位大家身上，许多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二三流作家，如宋诗派的江湜、范当世，同光体诗中的郑孝胥、陈宝琛、袁昶都少有人研究。

近代文学流派、社团很多，但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充分，比如南社，有社员数百人，我们现在重点研究的南社作家不到 10 人。南社的文学创作，有诗、词、文、小说、戏剧、翻译，我们对南社作家的研究，基本上还局限在诗歌方面，把南社仅仅看成是一个诗社是不全面的。再如，对于近代的桐城派、鸳鸯派，这两个文学流派都是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体，但我们今天研究桐城派的散文、鸳鸯派的小说，只研究该流派的少数几个作家，然后就下论断，这样的研究方法至少是不全面、不科学的。

以上只是个人的几点想法，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2006 年 12 月

目 录

周桂笙和《毒蛇圈》	邵宝庆(1)
“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	
——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文学政治的兴起	耿传明(10)
张毅汉——一位被遗忘的小说家	郭浩帆(18)
文化交融与苏曼殊小说创作	侯运华(27)
晚清新小说类型研究述评	胡全章(32)
中国近代女权小说和妇女解放	刘 琦(39)
清代侠义小说中的“儒”侠及其形象构成	马丽敏(45)
从《狄公案》看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向近代侦探小说的转变	王国伟(49)
近世世界知识与晚清小说新变	王同舟(52)
鲁迅对《老残游记》的误解	王学钧(58)
黄世仲生平及小说年表简编	颜廷亮 赵淑妍(65)
民初京味小说家二三事	于润琦(74)
试说现代小说之“现代”	
——从近代文人的新小说观说起	张俊才(81)
近代传奇考辨四题	左鹏军(88)
二十世纪初(1900~1919)中国女性小说概述	沈 燕(97)
“以译本小说为开道之骅骝”	
——论清末民初外国小说译介的启蒙意义	艾丽辉(100)
出之偶然 实属必然	
——刘鹗心底的积郁与《老残游记》的问世	周 飞(107)
南社诗人“集龚”现象浅析	
——兼谈“集句”之价值	马大勇(112)
湖湘英杰宁调元的志士人生	孙之梅(117)
王闿运山水诗初探	王英志(123)
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	谢飘云(130)
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跋涉	
——对清末民初女性写作的考察	刘 钊(141)
曾宪文与《浮生梦记》	徐新敏(146)

从唐宋诗之争看民初文学场域的复杂性	杨萌芽(151)
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	袁 进(157)
龚自珍何以成为首开风气的作家	张永芳(163)
论陈衍的宗宋诗学观	郭前孔(166)
花草美人意象在龚诗中的内涵	刘新文(178)
“旧瓶新酒”——唐宋诗之争在南社的回光返照	王顺贵(189)
梁启超、黄遵宪诗歌理论之异及其原因	包礼祥(194)
丘逢甲诗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管 华(200)
“秋瑾供词”考辨	
——兼与马自毅先生商榷	郭建鹏 郭建辉(207)
西方文化对洋务派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	程翔章 张筱南(212)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述评	关爱和(218)
高旭和西方文化	郭长海(225)
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近代中国文学	田若虹(232)
近代文学观念理论基础的变动	王 飏(249)
中国近代文学的现代书写	
——近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春宇(260)
中国文学“近代性历史叙事框架”论纲	杨春忠(264)
从杂文学体系的解体到纯文学体系的初步确立	
——论中国近代文体观念的产生	赵利民(279)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释义	
——论王国维对于西学的疑信与取舍	孟 泽(284)
刘铁云著作十二种试说	刘德隆(293)
中国文学史早期写作又一例	
——张德瀛著《文学史》三题	闵定庆(302)
清季民初时期出版法规对文学创作传播的影响	王玉琦(309)
试论梁启超晚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贡献与价值	赵连昌(313)
中国文学叙事视角理论的近现代转型	付建舟(317)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导	
——论近代文学的文学史地位	徐鹏绪(324)
1901~1911 商务印书馆小说出版之特点	李 勇(335)
陈三立学术思想述略	孙 虎(340)
后 记	(347)

周桂笙和《毒蛇圈》

邵宝庆

《毒蛇圈》一书，于1903年在《新小说》第8号上开始连载。所署原著者为法国鲍福，译者为上海知心室主人（即周桂笙）。每号刊载两回（间或也有一回或三回）。从第三回起，加上了吴趼人的评语，中间偶有停顿，共出到1906年的24号。

这是一部所有研究近代文学，尤其是翻译文学的人都非常熟悉的、至少也听说过其题目的作品。它的特殊意义已经为大家所熟知。陈平原在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中都曾提到，这部作品令中国小说界眼界大开，发现了小说不一定要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于后”。因为西洋小说的“常态”意然是“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亦即所谓的“开局突兀”。郭延礼教授也在其多种著作中强调了《毒蛇圈》对吴趼人创作《九命奇冤》的启发作用^①。

著作及其作者

这部书的原著到底是哪一部著作，其作者鲍福到底是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都是一个悬案。笔者对这一悬案注意很久，并做了不少考证工作。但最近偶然读到200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②一书中所收录的《〈恨海〉的特定文学语境》一文中，才发现韩南教授已经揭开了谜底，说明《毒蛇圈》的原著是 *Margot - la - Balafree*（《刀疤麦而高》），亦即1905年由小说林社出版的《母夜叉》，而作者鲍福也就是 Fortuné du Boisgobey（朱保高比）。韩南教授同时说明周桂笙的译文很可能译自伦敦1885年版的《In The Serpents Coils》（《毒蛇圈》）。另外，在韩南教授英文版文集《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小说》^③中的《The Second Stage of Vernacular Translation》《白话翻译的第二个阶段》中对这篇作品的翻译也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在如何鉴别这一个问题上，韩南教授并没有介绍理由。因此，本文在此对《毒蛇圈》作者朱保高比作一些介绍，并对周桂笙《毒蛇圈》的译文作些分析。

著者生平及著作

朱保高比（近代又译为鲍福、波殊古碧或白华哥比）原名 Fortuné du Boisgobey，生于

① 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238页；《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②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③ Hanan Patrick: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此文集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的原本，但篇目略有不同。

1821, 卒于 1891, 是继嘉宝利奥 (Emile Gaboriau) 之后法国 19 世纪最重要的侦探小说家。

嘉宝利奥 (1832 - 1874) 于 1864 年发表了世界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L'Affaire Lerouge》(1903 年商务版题为《夺嫡奇冤》), 比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还早 13 年, 因此被一些人尊为侦探小说之父。但是他的创作生涯只持续了 10 年, 共创作了 11 本小说。而朱保高比的创作生涯则持续了 20 多年, 一共创作出了 66 本小说, 外加一部游记《从莱茵河到尼罗河》(1875)

朱保高比出生于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小城格兰维尔 (Granville) 一个中等家庭, 父亲是公证人并任省议员。在中学期间他就显示出了文学上的天分。进入大学以后学习法律, 于 1840 年通过父亲的关系在财政部谋得一职。两年以后, 他停薪留职到意大利旅行了 5 个月。旅行归来, 他的游记得以发表, 从此他就开始了写作生涯。1843 年, 他被派到当时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服役。1849 年, 他被任命为税务官, 但一直业绩欠佳, 同时在生活中挥霍无度。1861 年, 他逃离公职浪迹天涯, 到东欧和中东游历。

1864 年, 他开始和出版商 Paul Dalloz 合作。1870 年, Dalloz 以每年一万两千法郎的巨额代价购得朱保高比小说为期 7 年的独家版权。以后他以平均每年三部的速度共出版了 66 部小说, 取得了可观的收入。

朱保高比的全部 60 多部小说, 其内容相当繁杂。其中有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 (当时称作司法小说), 也有十几部属于历史题材的小说, 涉及到法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时期。朱保高比对革命运动身怀耿介 (例如他以巴黎公社为题材的小说 *La Bande rouge* 《红茶花》就直接攻击革命的“暴民”, 并且还刻画了一批恬不知耻的所谓“领袖”形象, 因此被某些评论家视为第一部反共小说), 但是他的所有小说都极其注重材料的真实, 而且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和事件都直接取材于历史。另外, 他还写了一些可以称为“社会小说”的作品, 对金钱、赌博等流弊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朱保高比的侦探小说在 19 世纪曾经拥有广大的读者, 这从出版商给他的待遇上可见一斑。但是到了 20 世纪以后, 这些小说逐渐为大家所遗忘。从 1940 年到 1999 年, 法国竟然没有再版过他的小说, 而且有的作品已经遗失了。笔者找到的 Margot - la - Balafrée 的这个版本, 是 1937 年由 Jules Tallandier 出版社出版的, 现在几乎已经变得绝无仅有了。好在近几年, 人们似乎又渐渐发现了他的小说的价值, 从 1999 年开始, 陆续出版了三、四本他的小说, 如 *Le Coup d'œil de Monsieur Piédouche* (《皮埃杜士先生的眼力》)、*L'Omnibus* (《公共汽车》)、*La Décapitée* (《断头女》)。

在中国, 除了研究近代翻译文学的专家, 恐怕已经没有人知道朱保高比的名字。据了解, 日本却一直在不断翻译出版他的小说。*La Main coupée* (《美人手》) 在 1957 年出版后, 先后于 1971、1980 和 1984 年再版三次; *La Vieillesse de Monsieur Lecoq* (《勒考克先生的晚年》) 于 1971 年重新出版以后, 分别于 1981 年和 1990 年再版。说不定将来有一天中国的读者也能够再读到朱保高比的小说。

《毒蛇圈》其书

初步了解了《毒蛇圈》的原著和作者以后, 另外的问题仍不免接踵而来。朱保高比的作品, 译成中文的为数不少, 其作者和原著都没有出现疑义, 为什么这一部作品留下了这样大的悬念呢? 问题可能就在于译者的原本与其他的不同。樽本照雄教授曾经说过, “嘉宝利奥 (Gaboriau) 和朱保高比 (du Boisgobey) 的作品都是由黑岩泪香一个人译成日文的, 虽

然是由不同的人转译成了中文^①”。笔者认为，之所以这么多年当中对这部小说的识别如此困难，恰恰就是因为这本《毒蛇圈》不是转译自日文本，而是转译自其英文译本。

我们根据樽本教授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2002》把黑岩泪香的日文译名和这些作品的中文译名进行了比较：

法文题目及其汉译（直译）	中文译名	黑岩泪香日文译名
La Porte Close 闭户	巴黎繁华记（1905）	玉手箱（1981）
La Main Coupée 短手	美人手（1903～1906）	美人的手（片手美人）
La Voilette Bleue 蓝色面罩	天际落花（1905）	塔上的犯罪（1890）
Bouche Cousue 守口如瓶	巴黎丽人传（或色迷图财记）（1910）	他言无用（1883）
Le Secret de Berthe 贝·马尔特 的秘密	八奶秘录（1907）	バル娘の秘密（1884）
Les deux merles de M. de Saint - Mar 圣·马尔斯先生的两只 画眉	铁假面（1906～1907）	铁假面（1893）
Les Cachettes de Marie - Rose 玛丽·罗斯的藏身处	秘密囊（1905）	武士道（秘密带）
La Bande Rouge 红帮	红茶花（1906）	赤い带（1886）
Margot la Balafrée 1884 刀疤麦 而高	母夜叉（1905）	如夜叉（1891）
L'œil du Chat 1888 猫眼石	指环党（1907）	指环（1889）
Les Suites d'un Duel 决斗以后	决斗会（1905）	決闘の果（1891）
L'Heritage d'un Forcat 苦役犯 的遗产	巨盗遗嘱（1907）	The Felon's Bequest *

* 日文译本不明，转译自英文。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通过日文转译的中文译本中，除了极少例外，中文题目基本保持日文的原样，至少是意义相同。而这些题目往往与法语原文相差甚远。以此可以证明樽本教授关于中文译本系由日文转译的说法，也一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本 Margot - la - Balafrée（《刀疤麦而高》）在1905年的小说林版中被译成了《母夜叉》。

对译著的原文进行鉴别是一个很复杂而繁琐的过程，并且有很大的偶然性。笔者在对《毒蛇圈》及其作者的鉴别上经过了两个步骤。首先是在黑岩泪香的书目中发现《如夜叉》后面所注的英文题目是 The Sculptor's daughter（《雕刻家的女儿》）^②，作者是朱保高比。因为联想到《毒蛇圈》的主人公正是一个雕刻家的女儿，笔者决定在朱保高比的作品当中寻

① Tanan Patrick: "A Statistical Survey of Translated Fiction 1840 - 1920", in D. Pollard (卜立德),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1998, p42.

② 根据英国 University of East Anlia 大学的朱保高比及文学翻译方面的专家 Terry Hale 教授介绍，The Sculptor's Daughter《雕刻家的女儿》出版于纽约 Geo. Munro's Sons 的“海滨书库”丛书，时间可能稍晚于伦敦版。另外，朱保高比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美国版题目为 The Vitriol Thrower《泼硫酸的人》，但版本情况不明，因为当时美国盗版书猖獗，书目管理及其紊乱。

找,并通过向法国研究通俗文学的专家咨询,^①最后终于在为数甚多的作品当中锁定了 Margotla Balafrée (《刀疤麦而高》)一书。

Margotla Balafrée (《刀疤麦而高》) 故事梗概

小说主人公瑞福(这里为方便读者起见,暂沿用周桂笙的译名)(Gerfaut)辞别女儿妙儿(Camille)去参加校友聚会。临行前女儿告诉他自己已经选定了未婚夫——在史太太(Mme Stenay)家里认识的贾尔谊伯爵(Philippe de Charny)。在晚宴上,瑞福见到老同学的儿子白路易(Louis Bruniev),瑞福畅饮后坚持送白路易回家,然后自己步行回家,中途迷路,遇上一个人用担架抬人,并求瑞福帮忙,同时答应然后为他找车回家。但此人随即推辞找人而跑掉。瑞福等了一阵,见到两个警察葛兰德(Graindorge)和高利书(Colache),于是叫他们帮忙。警察发现担架上的人已被缢死,于是怀疑瑞福。瑞福答应带他们去罪犯的房子里捉拿凶手。辗转找到以后,瑞福刚要进门,被人用镪水泼到了脸上,并因此双目失明。警察闯进房子,只找到了一条刮掉的衣料。

葛兰德送瑞福回家。8天以后瑞福渐渐习惯失明的生活,女儿再不提婚事,决定终身侍奉老父。这一天,史太太携一位自称刚从俄国归来的顾兰如女士(Mme Caronge)来探访。随后贾尔谊伯爵也到了。警察葛兰德来看瑞福,报告说发现被害的女人原来过去曾是一个妓女。同时,他发现这位顾兰如女士长得极像七、八年前一个绰号为刀疤麦而高的交际花,只是顾女士脸上看不出有刀疤。瑞福的学生陈家鼎对老师的遭遇甚为愤懑,决定查出凶手,为老师报仇。而贾尔谊称自己在国外的叔父病危,请求尽快结婚以便携全家去叔父家探访。

后来陈家鼎去典当行赎衣服,见到顾兰如来赎首饰,并见到她遗落的一枚首饰,由此发现顾兰如和贾尔谊伯爵有染。后来他在一个化妆舞会上见到了麦而高,并通过不同的途径证明麦而高就是顾兰如。又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贾尔谊实际上是一个赌棍。通过核对笔迹和在顾兰如家搞到的一个裙子,他终于向瑞福证明所谓顾兰如就是向他泼硫酸的那个女人。气愤中,瑞福想除掉顾兰如,但却误伤了自己的女儿。陈家鼎的一个朋友恰是医生,他为妙儿医好伤,同时告诉瑞福其女儿不宜马上结婚。碰巧这位医生过去曾经认识那个遇害的妓女,并救过她的情夫贾尔谊。这位妓女当时已经穷困潦倒,她告诉医生说贾尔谊答应要娶她。由此断定贾尔谊除掉她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劣迹。陈家鼎和朋友们于是威胁贾尔谊说,如果他不断绝和妙儿的关系并离开法国,他们就报告警察。但贾尔谊没有离开,而是藏到了麦而高家里。他伙同顾兰如把妙儿骗到藏身之地,想通过玷污她而强迫她马上嫁给自己,但没能得逞。同时,为了报复,麦而高到白路易家门口,企图用硫酸毁他的容,但是反而自食其果,自己毁容后吞硫酸自杀。第二天,在一场格斗中,陈家鼎又杀死了贾尔谊。最后大家皆大欢喜,白路易娶了妙儿,他的妹妹嫁给了陈家鼎。

这部小说情节丰富,描写了一些下层社会的情形和龌龊的社会现实。但是从情节上来



① 主要是法国通俗小说杂志《Le Rocambole》前主编 Thierry Chevrier.

说,有过多巧合,因此不能算是上乘之作。例如陈家鼎找到的线索,几乎都是自己的朋友提供的,而这些朋友都是在需要的时候奇迹般地出现。当然,这也是连载小说常有的缺陷。

周桂笙的译本在《新小说》上断断续续连载到杂志停刊,共刊登了13次,共约7万余字。但是并没有登完,实际上只相当于原著的三分之一左右。

《毒蛇圈》和其原著

从韩南教授《〈恨海〉的特定文学语境》的文章中关于《毒蛇圈》的注释可以猜测,他之所以断定周桂笙的《毒蛇圈》译自伦敦版的《In The Serpents' Coils》很可能是因为书名,因为两本书的书名吻合。但是韩南教授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解释。我们通过对周桂笙译文的一些处理方法与法文原本和英译本进行比较,可以为这个观点提供一些佐证。

这里暂举一个例子。瑞福被人欺骗以后和两警察的对话:

法文原文(Tallandier 出版社1936版《Margotla Balafree》):

- Allons donc! Il vous a joué le tour. Et je ne vous conseille pas de l'attendre. Vous seriez en-cour ici demain matin.

- Je commenle à croire qu'il s'est fichu de moi. Mais je ne devine pas ce qu'il a gagné à cette fumisterie.

- Moi non plus, dit le sergent, qui ne savait pas trop ce que c'était qu'une fumisterie. Mais ces affaires, ca ne nous regarde pas.

直译:

“还说呢,他把你骗了。我劝你还是别等了。不然恐怕就是等到明天早上也等不来他。”

“我也开始怀疑他把我耍了。不过我不明白,他这样瞒天过海,图的是什么。”

警察虽然不太明白瞒天过海是什么意思,还是说:“我也不明白,不过这事与我无关。”

英文(伦敦 Vizetelly 出版社1885版《In the Serpents'Colis》):

“It is much more likely that he has paid a teick on you, and I shouldn't advise you to wait for him, unless you care to remain here until tomorrow morning.”

“I begin to think he has decamped. But I don't see what he could possibly gain by playing a trick on me.” (p. 17)

“Nor do I,” “replied the policeman who evidently did not know what make of the affair. “But this is business of ours...”

《毒蛇圈》(《新小说》N°9, p. 133):

“恐怕你已经入了他的圈套了。你还不省得。你再到等,就是等到明天只怕他还是少陪呢。”

瑞福道:“被你說破了,倒也很像的。但是他做了这个圈套来弄我,他有什么好处呢?”

此时那个警察兵也还不知就里,因答道:“这个我也不懂。”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两位译者对法语原文中 fumisterie 一词的处理。这个词的意思是“玩弄手法,作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英文中的“to play a trick on me”,还是汉译中的“做个圈套”在意思上都是忠实于原文的。只是,法语中的这个词是个比较罕见的词,这才引出了下一句,说警察没听懂瑞福的话,只好说:“不过这事与我们无关。”

而英文和中文两种译本既然都选用了比较常用的词汇，下一句就不通了。因此英文下一句只好翻译成“警察也不知如何是好。”而周桂笙则选择了“不知就里”的说法。

还有一个细节更使我们确信周桂笙的翻译原著为伦敦1885年版《In the Serpents's Coils》(毒蛇圈)，那就是书中的货币单位。在法文原著中，除了法郎以外，还有一个价值相当于20法郎的金路易。而周桂笙却把金路易译成了拿破仑，且注释说：

“拿破仑乃法国一种金圆之名。因上铸就前皇帝拿破仑肖像，故即以拿破仑之名名之。每拿破仑一枚，合法郎二十枚云。(163页)”

周桂笙为什么要把路易译为拿破仑，这似乎颇令人费解，因为如果是为读者考虑，相信当时的中国读者对这两种货币都应该同样陌生。但是伦敦版的《毒蛇圈》正是作了这样的处理，因此周桂笙一定就如法炮制了。

这本书的英译，对原作相当忠实。之所以把题目改为《毒蛇圈》是由于语言文化的习惯不同。据Terry Hale教授介绍，法国19世纪的通俗小说中，用某种外貌特征作为人物绰号的比比皆是，而英文小说则很少有这种情况。

但是正因为英文对原作的忠实，周译相对于原著而作的改动就显得格外突出。也就是说，周译当中的改动基本上是他自己的，而不是英文版的。

根据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周桂笙的译本不是译自法文，而是译自伦敦版英文本。我们也可以排除掉转译自日文本的可能性。而且总的来说，《毒蛇圈》的译本在情节和顺序上基本忠实于原著。而日文译本很可能与原文相差较远。我们所掌握的各种资料都表明，黑岩泪香在翻译这些作品的时候，基本属于改写^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竟然一直都没能看出，这本《毒蛇圈》与1905年由小说林社出版的《母夜叉》竟是同一部书。

周桂笙《毒蛇圈》译文分析

韩南教授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是两种文化语境之间的媒介，要想译文以令人满意的形式得到描述，两种文化语境就都需要加以考察。”^② 依此观点考察，周桂笙的《毒蛇圈》是一个同化程度比较高的译本，但是同时也是一些部分的处理上显得有些随意的译本。

固然，在总体结构上，周桂笙的译文相当尊重原文。众所周知，也正是这部作品引进的“开局突兀”得到了评论家的重视和赞赏。在时间顺序上，译文对原文的顺序基本照搬不误。但也有一处例外，那就是瑞福失明以后回到家中的情景。原著在第二节开始时，时间设在开始叙述事件的8天以后。其时瑞福已经接受了自己已经双目失明的这一新的现实，并且想办法安慰自己的女儿。然后叙事者才以追述的形式，叙述瑞福回到家里时女儿悲痛欲绝的惨状。这可以说是这本小说唯一的颠覆时间顺序的地方，而周桂笙恰恰对这一段叙述进行了重构，顺序讲述瑞福到家的情景。这也说明，译者尽管开始时极力推崇西方小说的某些技巧，但还是考虑到了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了变通。

与近代翻译家们常见的增删相比，周桂笙对原文故事基本没有删减，但是扩充却非常明显，基本是钱钟书在指责林纾翻译当中感到意犹未尽因而添油加醋地发挥的那一个类型。这里举几个例子：

① Terry Hale 教授即持这种观点。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法国日本文学翻译家 Cécile Sakai (她在这方面的论文题目为《法国通俗文学在日本：回顾和前瞻(1900~1980)》)。

②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第110页。



首先是瑞福在年轻的时候结识他夫人的情况。原文是：

Le hasard le fit rencontrer une jeune fille aussi pauvre que lui, mais plus sage, une orpheline qui vivait en donnant des leçons de piano.

他偶然结识了一个姑娘。姑娘是个孤女，和他一样一文不名，可是比他有心计。平时靠教人钢琴维生。

周译：

他遇得一位知己。这也算得他一生的奇遇了。你道这知己是谁？不是别人，乃是一个贫家少女。虽系小家碧玉，却也处处可观。而且生得聪明伶俐，比着瑞福着实有算计的多呢。只因父母双亡，孤苦无依。喜的幼时学过音律，拉得一手好胡琴。好仗着这个本事，在那些中等人家出出进进，教习人家子女拉拉胡琴，唱唱歌，也就可以糊口了。

再如关于瑞福的女人享受遗产的一处叙述，这种随意发挥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段原文如此：

La femme avait une tante riche et sans enfants. Cette tante, qui ne lui aurait pas prêté cent sous au temps où elle courait le cachet, s'était un peu rapprochée d'elle depuis son mariage, et mourut subitement en oubliant de la déshériter.

瑞福的女人有个有钱的姨妈，无儿无女。当初瑞福的女人到处教课的时候，她是一个大子儿也不会借给她的。可自从姑娘结了婚，姨妈便和她走得近了一些。可是有一天这姨妈突然归了天，却忘记了嘱咐不让给她留遗产。

就是这样一段简单的故事，周桂笙却演绎成了三百多字的一大段：

原来瑞福的女人，本有一个未曾出阁的姑母，一向在路恩（法京巴黎北部一名城也）经商贸易，手里积蓄了好些财产。但是她的生性鄙吝不堪。这也是世界上人的通病，不能专咎她一个的。况且做人不刻薄，不鄙吝，这钱还从哪里多起来呢？所以瑞福的女人虽然有这么一个有钱的姑母，却还是与没有的一样。她小时候，想要到学校里受教育，因为没有学费，曾经同她这姑母商量。谁料她姑母非但一毛不拔，说到借钱两个字，她还想你拿两个法郎去换她一个呢。及至嫁了瑞福之后，知道他有手技，有进项，不怕他久假不归，方才肯略略通融呢。后来不知怎样，忽然得了个极奇怪的暴病，跳起来就死了。所有一切家财产物，不及分析明白，连一句遗嘱都没有。未曾出阁的人，又没有子女。当时大家查来查去，才知道她有一个内侄女，是最亲近。照例可以承受遗产的。所以瑞福家里就白白的享受了这份家财。

再比如瑞福出事后回到家以后的情景，原著不过两页，译成中文应该超不过七、八百字，而周桂笙则足足演绎出了将近4千字。瑞福迷路的情景，原文不过寥寥数语，周译中演绎成了一、两页。

这样的例子在周桂笙的译文当中比比皆是。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译文极度的冗长。以原文的规模，照理说译文应该在十五、六万字之间，而周桂笙的译文故事尚未讲到全书的三分之一，字数已经达到了8万左右。当然，这里面除了添油加醋，白话的繁冗和拖沓也是原因之一。这样造成的结果，使原本不很精练的文字更加冗长，以致笔者在鉴别出作品原著之前，曾非常怀疑这样的著作是否会出自朱保高比之手，因为就我们所见的朱保高比的法文原

著，都能相当快地进入情节，给人以悬念。而周桂笙的译文连载了两次共4回以后情节仍未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译者翻译的是侦探小说，但是周桂笙和吴趼人似乎对文中的悬念不是非常重视。例如吴趼人在第5回末的评语中就透露了机关：“虽然安排圈套者，虽为娶妙儿起见，然未必认定要作弄瑞福。”就此揭开了谜底。而这里还不到全书的十分之一。

译者这样的发挥，是否因为认为原文过于简练，不足以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得而知。（就连瑞福太太的姑母的死因，译者似乎也认为应该有个解释才显完整）这就似乎不免又落入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窠臼，尤其是这样的发挥，往往用作者想当然的中国的现实补充了原文的空白，使读者失去了一点想象的空间。例如上面所引的关于瑞福姑母态度的转变一例，译者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因为这位姑母的吝啬本性使然，而完全不知道在欧洲文化当中那种“愤其不争”的精神是多么的普遍。

而另一种发挥，则很让人怀疑译者是在凑字数。例如瑞福送完白路易决定步行回家一段：

倘使瑞福就此坐了马车回去，倒也平安无事了，得他平安无事时，这部《毒蛇圈》的小说也不必做了。谁知他蓦地里变了一个主意。他这主意一变，却累得法国的鲍福作出了一个《毒蛇圈》，中国的知新主人又翻译起来，趼尘主人批点起来，新小说社记者付印起来。大家忙个不了，为什么呢？都是他的主意变得不好。

这样的内容，是明显地没有任何意义的闲话。

再如关于鲍福参加的晚宴的评论，就连译者自己也认为是闲话了：

这样一个大宴会，虽然一两点钟时候不能了事，可是顶多也不过三四点钟就完了，倘使同中国一般的繁文缛节，一个个的定席，一个个的敬酒，临了就座时还要假惺惺的推三阻四，作出那讨人厌样子，以为是客气的，也不管旁边有个肚子饿透了的，嗓子里伸出个小手来，巴不能够抢着就下肚，在那里熬着等着。他要是这么着，只怕这个宴会还要闹到天亮呢。闲话少提。

好在这样的段落为数不多。

周桂笙的译文，在几个方面对原文进行了明显的同化，即用中国的内容对原文进行改写。其中有直截说明的，如证明到雕塑艺术家对米开朗琪罗的崇拜，就说相当于中国的木匠对鲁班一样，等等。还有一些这样的处理，作者甚至加了注，说明了自己寻求同化的态度。例如他把度蜜月译为过满月，并加按说：

按：西人婚后，夫妇即出门居住，有往他埠之亲友家者，亦有往他埠客栈者，大约总以一月为度，故俗语谓之度“蜜月”，大约及新婚之月，相粘如蜜之意。今译过满月，从华俗也。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作者直接以中国的文化替代了原文的文化。例如把所有的人名译成了中国人的名字。更重要的是用中国特有的现实替换外国的情况，如上文中的给人上钢琴课，就变成了教人拉胡琴。

还有对人物的描写，也是一样的处理，如妙儿：

原来这位小姐生得天姿国色，正是浓纤得中，修短合度。而且束的一扎楚宫腰，益发显得面如初日芙蓉，腰似迎风杨柳。

再如对顾兰如的描写：

明眸善睐，笑靥宜春。……那乌云髻上罩着一顶阔边的帽子，翠袖迎风，长裙曳地，越显得柳腰云鬓，杏脸桃腮。那脸上大有却嫌脂粉污颜色之概。更兼天生就的玲珑活泼，越显得她态度轻盈。这么一个倾城的美人，……

有的地方，译者的处理稍有变通，例如在讲述瑞福见到白路易的相貌时，先说了他“身材雄伟，仪表不俗，唇红齿白，出言风雅，吐属不凡”等等，然后说假如瑞福读过中国书，一定会说他“面如冠玉，唇若涂朱，貌似潘安，才同宋玉”之类。但是，这也丝毫改变不了以译入文化代替原著文化的性质。

在行为描写上，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描述瑞福脸上被人泼了硫酸以后被人送回家里的情形：

话说妙儿开出门来，看见她父亲那一副狼狈情形，犹如当头打了一个霹雳一般，蓦地里魂散魄飞，心摧胆裂，连哭带说道：“爹爹，你这是怎样了，我的天哪，怎么就弄到这么个样儿了，这才坑死人呀！从哪里说起的！”

以上例子中诸般描述，完全破坏了小说人物形象的本来面目而代之以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中典型的人物形象。如最后这个例子，就把一个温文尔雅的才女，变成了一个抢天呼地的泼辣女子。这不能不说是这个译本的失败之处。

总体来说，周桂笙翻译的《毒蛇圈》，尽管在总体结构上对朱保高比的原作相当忠实，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同化倾向，以大量的中国文化内容抹平了原文中的法国文化现实，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对法国文化介绍。两者不同的态度当中表现出的不平衡，说明译者从事小说翻译当中还缺乏成熟的指导思想。这在近代小说的翻译中，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